



诗词

格律

辨惑

万木春
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万木春 著

诗词
格律
辨惑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词格律辨惑 / 万木春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3. 7

ISBN 978 - 7 - 5161 - 3001 - 8

I. ①诗… II. ①万… III. ①诗词格律—诗词研究—中国 IV. ①I207. 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62782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曲弘梅
责任校对 郭 娟
责任印制 李 建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(邮编 100720)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中文域名: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27
插 页 2
字 数 348 千字
定 价 65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电话:010 - 6400979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“不以规矩,不能成方圆。”

引言	(3)
----------	-----

上篇 古诗探源

“路曼曼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

第一章 歌和音律之源	(19)
一 “歌声即心声”说	(20)
二 “以六律正五音”说	(27)
第二章 诗经与“乐”	(32)
一 “诗经即乐经”说	(32)

二 先秦语音韵部考	(39)
第三章 骚体之“体”	(48)
一 骚体的根与果	(48)
二 骚体艺术特色	(56)
第四章 汉宫之“变”	(63)
一 楚辞的流传和向汉赋的转化	(65)
二 民歌的采集和乐府诗的成长	(67)
三 文人变思路和五言体的滥觞	(73)
四 柏梁台联句和七言体的启蒙	(78)
第五章 顺理以成章	(83)
一 五言诗的成熟并跃居主流	(83)
二 七言诗的成型和蓄精待发	(88)
三 韵与四声成律和八大禁区	(94)

中篇 律诗探体

“兴酣落笔摇五岳，诗成笑傲凌沧洲。”

第六章 诗唐的辉煌	(105)
一 音律、韵律和韵书	(105)
二 五言格律成长轨迹	(110)

三 七言律诗成长轨迹	(151)
四 五七言绝句和排律	(180)
五 古苑新葩	(201)
六 解放的诗体	(206)
 第七章 律诗定体论辨	(225)
一 正体与拗体存疑	(225)
二 孤平的迷惘	(240)
三 传抄和编辑功过观	(258)
四 非古非律和亦古亦律	(272)
 第八章 阳春唱后明月圆	(279)
 第九章 余论	(292)
一 高峰难超说	(292)
二 路障难跨说	(297)

下篇 词律探微

“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”

第十章 词的基本属性	(305)
一 词的定义	(305)
二 词的起源	(307)

三 词的流派	(315)
第十一章 词的乐园	(321)
一 词的前奏	(321)
二 词的曲调	(324)
三 词的体式	(339)
四 词的句法	(357)
五 词韵与词的用韵	(364)
六 词的异趣	(373)
第十二章 词的误区	(377)
 “放开手脚搞创作,别捧着模具做蛋糕。”	
结语	(395)
一 诗魂说	(396)
二 风骨说	(398)
三 音韵说	(400)
四 多一些形象思维	(406)
五 万紫千红才是春	(407)
六 更高 更快 更强	(410)
参考书目	(414)
书外赘余	(418)



“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”

——孟子

引 言

中国有一句很古老的被视为至理名言的话：“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”意思是说，做事情必须循规蹈矩，不遵守规矩，是做不好事情的。

这话出自于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：

孟子曰：“离娄之明、公输子之巧，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师旷之聪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。尧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今有仁心仁闻，而民不被其泽，不可法于后世者，不行先王之道也。故曰：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《诗》云：‘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。’遵先王之法而过者，未之有也。圣人既竭目力焉，继之以规矩准绳，以为方圆平直，不可胜用也。既竭耳力焉，继之以六律正五音，不可胜用也。既竭心思焉，继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仁覆天下矣。”

这里说的离娄，是传说中皇帝时代的视力最好的人；公输子即公输班，又称鲁班，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建筑工匠；师旷，是春秋时期辨音能力特别强的乐师。孟子说，即使有离娄那样好的眼力，公输班那样好的技巧，不靠圆规和曲尺，也画不出标准的方圆图形

来；即使有师旷那样好的听辨力，不靠六律，也不能校正五音；即使有尧、舜那样的贤明，不行仁政，也不能使天下太平。结论是：只有竭尽了目力，用圆规、曲尺、准绳等求得标准的方圆平直，就无往不胜了；只有竭尽了耳力，并且用六律来校正五音，就可运用无穷了；只有竭尽了心力，又施行仁政，仁德就遍布天下了。

《韩非子·解老》中也有意思相同的说法：

短长、大小、方圆、坚脆、轻重、白黑之谓理。理定而物易割也。故议于大庭而后言则立，权议之士知之矣。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，则万事之功形矣。而万物莫不有规矩，议言之士，计会规矩也。

韩非子在这里也特别强调，“欲成方圆”必须“随其规矩”，他认为，世间万物都是有规矩的，出谋划策的人，就是研究做事情如何合乎“规矩”。

既是“至理名言”，就有它的普世价值，放之四海而皆准。从总的概念上解说，这是对的，不以规矩，就是不能成其方圆。只不过，世间万物，林林总总，百卉千葩，形态各异，要画出不同对象的“方圆平直”，以什么样的“规矩准绳”，也应该有所讲究。俗话说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。拿错了钥匙，也是进不了门的。

诗词格律，也是一种“规矩”。诗词创作的体式、音韵、声调、语法等等，都有它独特的个性，背离了它的特性，就不成其为诗词。

然而，诗词的体式、音韵、声调、语法等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是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发展变化的。跟不上时代的步伐，同样成不了方圆。

自有文字记载以来，我国诗歌创作已经走过了三千多年的漫长

路程，发射出了举世瞩目的璀璨光辉。最早结集面世的是《诗经》，是以风、雅、颂闻名的“诗三百”。像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这样的名篇名句，不但响彻了我神州大地，并已翻译成多种文字，漂洋过海，遍及全球。^①

《诗经》中的作品主要来自民间。占一半以上篇幅的“风”乃民间歌谣，涵盖齐、楚、韩、赵、魏、秦等国，号称“十五国风”。“雅”是正声雅乐，即贵族宴会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，虽然大都出自士大夫的手笔，但也有不少脱胎于风谣的作品。“颂”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。《诗经》的整个体式大体以四言句为主，兼有长短句；没有句数、段落等统一的规格要求。

继《诗经》之后崛起诗坛的又一枝奇葩《楚辞》，则是以楚地的民间歌谣为基础，成为一种新的诗歌体裁，叫做“骚体”。其体式大体以六言句为主，兼有长短句；也没有句数、段落等统一的规格要求。

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，一个饱含现实主义精神，一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两面大旗。

时代车轮转到汉、魏、六朝以后，又相继出现了五言、六言、七言、乐府、歌行等多种体裁，形式与风格多有变化。加之音韵学的兴起和深入，诗歌格调日益丰富而多彩。

除去常见的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、杂言（长短句）外，古代诗坛上出现过的格式还有不少。如：

二言诗 黄帝《弹歌》（《吴越春秋》有题解说：越王欲谋伐吴，范蠡进善射者陈音。王问曰，孤闻子善射，道何所生？对曰，臣闻弩生于弓，弓生于弹，弹起于古之孝子，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，故作弹以守之。）全诗仅四句，两字一句：

^① 《诗经》在德国莱比锡举办的“世界最美的书”评选中，曾一举夺魁，享誉全球。

断竹，续竹；飞土，逐宍（ròu，即“肉”，代指飞禽走兽）。

三言诗 汉郊祀歌《天马歌》（据《汉书》载：元鼎四年秋，马生渥洼水中，作天马之歌。太初四年春，二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，获汗血马，作西极天马之歌）。

太一况，天马来。沾赤汗，沫流赭。志倏傖。精权奇。箫浮云，暗上驰。

体容与，逝万里。今安匹，龙为友。

天马来，从西极。涉流沙，九夷服。天马来，出泉水，虎脊两，化为鬼。

天马来，历无草。经千里，循东道。天马来，执徐时，将摇举，谁与期？

天马来，开远门。竦予身，逝昆仑。天马来，龙之媒。游阊阖，观玉台。

六言诗 六个都是实字、有别于骚体的六言诗，起于汉代谷永，已失传，现存孔融诗三首，写董卓之乱事。抄录一首如下：

汉家中叶道微，董卓作乱趁衰。

僭上虐下专威，万官惶怖莫违。

百姓惨惨心悲。

八言诗 东汉蔡琰《胡笳十八拍》中《第六拍》，就是八言诗：“冰霜凜凜兮身苦寒，饥对肉酪兮不能餐。夜闻陇水兮声呜咽，朝

见长城兮路杳漫。追思往日兮行李难，六拍悲来兮欲罢弹。”只是每句中都有语助词“兮”字，去掉兮字，还是七言诗。王维的《酬诸公见过》，就是完整的八言诗：

嗟予未丧哀此孤生。屏居蓝田薄地躬耕。岁晏输税以奉
粢盛。

晨往东皋草露未晞。暮看烟火负担来归。我闻有客足扫
荆扉。

簞食伊何副瓜抓枣。仰厕群贤皤然一老。愧无莞簞班荆
席藁。

泛泛登陂折彼荷花。静观素鲔俯映白沙。山鸟群飞日隐
轻霞。

登车上马倏忽云散。雀噪荒村鸡鸣空馆。还复幽独重欷
累叹。

九言诗 据传为三国时魏主曹髦所创，但原作已佚。现存最早的一首九言诗是南朝宋谢庄的《歌白帝》：

百川如镜天地爽且明，云冲气举德盛在素精。

木叶初下洞庭始扬波，夜光彻地翻霜照悬河。

庶类收成岁功行欲宁，浹地奉渥罄宇承秋灵。

此外，还有十言诗、十一言诗。只是创作量较少，留存下来的不多。李白、苏东坡等诗坛巨匠的诗作中，有过十言句、十一言句，甚至更多的字句。后人（包括今人）也还有全诗用十言或十一言的尝试。

格律诗（唐时本名“近体诗”）的兴起，把我们这个诗歌王国推

上了更加辉煌的发展阶段。也可以说是一个飞跃。但这飞跃并不是突发性的，而是渐进性的，是广大诗歌创作者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并未割裂历史。正如清人钱良择在《唐音审体》中说的：“少陵崛起，集汉魏六朝之大成，而融为今体，实千古律诗之极则。”他还说：“七言始于汉歌行，盛于梁。梁元帝为《燕歌行》，群下和之，自是作者迭出，唐初诸家皆效之。陈拾遗创五言古诗，变齐梁之格，未及七言也。开元中，其体渐变，然王右丞尚有通篇用偶句者。旋干转坤，断以李杜为歌行之祖。李杜出，而后之作者不复以骈俪为能事矣。”这段叙述说明，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、创新，乃是我国诗坛的优良传统，也是我国诗坛日益繁荣昌盛的巨大动力。

同样，词也都是在先人的胚胎中孕育成长起来的，都有一条鲜明的承前启后的纽带连接在一起。在以下的篇章里，我们将重点探讨。

南宋诗论家严羽在他的《沧浪诗话》中，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诗体的变化。他说：“风雅颂既亡，一变而为离骚，再变而为西汉五言，三变为歌行杂体，四变而为沈宋律诗……”“以时而论，则有建安体、黄初体、正始体、太康体、元嘉体、永明体、齐梁体、南北朝体、唐初体、盛唐体、大历体、元和体、晚唐体、本（宋）朝体、元祐体、江西宗派体。”如果“以人而论，则有苏（武）李（陵）体、曹（植）刘（公干）体、陶（渊明）体、谢（灵运）体、徐（陵）庾（信）体、沈（佺期）宋（之问）体、陈拾遗（子昂）体、王杨卢骆体、张曲江（九龄）体、少陵（杜甫）体、太白体、高达夫（适）体、孟浩然体、岑嘉州（参）体、王右丞（维）体、韦苏州（应物）体、韩昌黎（愈）体、柳子厚（宗元）体、韦（应物）柳（宗元）体、李长吉（贺）体、李商隐体、卢全体、白乐天体、元（稹）白（居易）体、杜牧之体、张籍王建体、贾浪仙（岛）体、孟东野（郊）体、杜荀鹤体、东坡体、山谷

(黄庭坚)体、后山(陈师道)体、王荆公(安石)体、邵康节(雍)体、陈简斋(与义)体、杨诚斋(万里)体。”如果从艺术风格分,“又有所谓选体^①、柏梁体、玉台体、西昆体、香奁体、宫体”^②;还有古体诗、近体诗、杂言诗、绝句、三五七言、一字至七字^③……曰吟、曰词、曰引、曰咏、曰曲、曰篇、曰唱、曰弄、曰调,等等。

即使这里罗列的一长串“体”名不能说已经完整无缺^④,单凭此已经有足够理由,为我国历代诗坛的光辉成就欢呼雀跃了。这就叫做“百花齐放”,叫做“满园春色”,叫做“万紫千红”。如果没有这多“体”,只有“一花独放”的话,还说得上什么“诗歌王国”吗?

五四运动举起新文学革命的大旗,一度把旧体诗词排斥在现代文学架构之外,但仍有一些新文学作家,如鲁迅、郭沫若、郁达夫、闻一多等时有染指。鲁迅并对“旧瓶不能装新酒”之说持批评态度,他在《重三感旧》一文中明确指出:“旧瓶可以装新酒,新瓶也可以装旧酒。”(《伪自由书》,载《鲁迅全集》第五卷)20世纪下半叶,随着毛泽东诗词的面世,旧体诗词呈现出了继往开来的新局面。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,群众性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,运用古典艺术形式表现新的时代内容、构筑新的审美意境的作品纷纷涌现。

然而,学术界对旧体诗词却持有不同的观点。有人认为,现代旧体诗词不具备现代性与经典性,不值得提倡,也不能纳入文学

① 选体,即萧统《文选》所选诗歌的风格体制。

② 宫体,南朝梁简文帝(萧纲)时形成的一种描写宫廷生活的诗体。

③ 一字至七字即“宝塔体”诗。

④ 宋人胡仔在《苕溪渔隐丛话》中就指出,律诗还“时用变体,如兵之出奇,变化无穷,以惊世骇目”。《诗人玉屑》也分析说,近体律诗中的变体,有江左体、蜂腰体、隔句体、偷春体、折腰体等不同的体式。

史；有人认为，现代旧体诗词的历史存在及其发展的合法性，是不容置疑的，只要它为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，表现了对真善美、对自由、平等、民主、正义等人类的终极价值的关注和追求，就不能说是没有现代性与经典性。

其实，旧体文学也好，新文学也好，都没有排他性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，二元甚至多元都是客观存在，一方的存在和发展并非以对方的消失为条件，只能是在百花齐放的大环境里，相互促进，共同繁荣。

可接下来又出现了另一场争议：即使旧体诗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，它应该以什么样的“面目”、什么样的“姿态”出现呢？

一种回答是：“原汁原味！”也就是说，过去啥模样就啥模样，过去的格式，包括音韵格律体系的运用，都必须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保护起来，以免遭受各种人为的破坏，使其生命得不到真正的延续。据持此观点的人宣称，这是不存在丝毫“妥协的可能性”的基本原则。理由当然很充分：“不以规矩，不成方圆。”

乍听起来，这样的论点似也无可厚非。既然是旧体诗词，就应该遵守旧体诗词的“规矩”，不允许讨价还价，不存在任何“妥协”的可能性。可仔细想想，却又有些迷惑。如上所述，自古以来我国诗坛出现过的诗“体”多矣，用字、用词、制式、音调、韵律等，互有差异，换句话说，“规矩”多多，何去何从？

在这里，“旧体诗词”的提法过于笼统，容易混淆概念，应该改说“格律诗词”。格律诗和一般人说的“唐诗”有所不同，唐诗还有古体诗、近体诗、乐府诗等区别，格律诗则单指近体诗。据专家们的解说，格律诗的“规矩”是非常严格的，不仅有字数、句数的硬性规定（只有长律例外，句数不限），还有平仄、对仗、韵律以及粘对、拗救等规则，丝毫马虎不得。词律比诗律更加复杂，不同的词牌，有不同规格的词谱，据《钦定词谱》的记载，格式多达